

终身的情侣

—— 波娃与萨特

陈默 著



東方出版社

序 言

世界上自然万物都这样生长着，随后死去。人类历史就是演示着无数生命的生生死死。然而，无可计数的生命像沙粒一样沉积着，只有少许的杰出人物像宝石一样闪光，同一代一代人进行交流，也影响着一代代的人。西蒙·波娃和萨特正是 20 世纪杰出的作家。

西蒙·波娃是一个坚定的存在主义者，她一生都从事写作，写作是她的精神自由得以实现的生活方式。尽管她在一生之中都无法确信：“我在为谁写又是为什么而写作”，而写作就是她本身。正像西西弗要不停地一次又一次把滚落下来的巨石推向不可达到的山顶一样，她试图用写作的方式来达到“永恒”，“绝对”，可她最终觉得受骗了！然而，在她看来，只有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是能将万事万物一一作出描述的精灵，是唯一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语言在她生命中流淌，在她舌尖上跳跃，通过语言波娃得以和人类进行交流。

波娃和萨特的作品震荡了世界。他们的一生，是通过自由的选择来塑造自己。他们成为“存在主义”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特别是波娃开创了女性的解放之路，用她的写作和爱情生活鼓舞每一个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而不只是男性之下的“第二性”。她宣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她成了女权主义的“圣母”。她的一生有过多个情人，而她与萨特的情爱是最长久的。

辛格写过关于“两片树叶”的爱情故事，是说一棵树上有两片树叶相互依靠，用相互的爱鼓舞着生命。可一阵狂风将树

上其他所有的叶子都吹落了，只剩下它们俩。它们用爱在狂风中持存着生命。终于，其中一片叶子再也无法抵抗狂风的袭击，从树上飘落。另一片叶子，孤零在树枝上，没有了“爱”，也随之飘落，它说道：“没有你的爱，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此书中写到的正是这样的两片树叶的爱情故事。波娃与萨特的爱情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而升华为一种“语言爱情”。他们用语言突破了两个肉体间的限制、阻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性。抛弃一切所谓的传统道德、习俗、禁令、枷锁，而用真诚的透明性原则建立了终生的情侣关系。而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即是波娃和萨特一生中的学习、写作、生活的情事。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成长与梦想	(1)
(一) 我知道自己注定离群索居，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女人是她丈夫塑造的结果	(1)
(二) 我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上帝突然失重，它的名字只是掩饰着一种梦想	(7)
(三) 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呼唤男人的手在我的肌肤上抚摸	(10)
(四) 我盼望一个男人以他的智慧、文化涵养和权威来征服我	(14)
第二章 圣玛利学院。爱之泪	(17)
(一) 我哭了，我喜欢他，17岁，我长大了	(17)
(二) 雅克并不想去改变生活，他只想适应生活。而我寻求的是超越	(19)
(三) 我喜欢眼泪微灼眼皮的刺痛感。我的哭泣漫长无期	(21)
(四) 我感到害怕，我孤身一人，我将永远孤单	(24)
第三章 让-保尔·萨特——命运所赐	(26)
(一) 在乔基酒吧，我浪笑着，渴望燃烧自己，无论什么样的火焰	(26)
(二) “波娃，你是一只海狸”。初识萨特，“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28)
(三) 萨特——自由的精灵	(30)

(四) 萨特完全符合我 15 岁时渴求的梦中伴侣	(34)
(五) 扎扎之死	(35)
第四章 自己的路	(40)
(一) 我们以写作的方式投身于人的改造。自由就是 我们存在的所在	(41)
(二) 他们厌恶婚姻。“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 年的协议吧”	(43)
(三) 我愉快地放弃了我的童贞。做爱的快乐应像 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一样不可抗拒和不可 预示	(45)
(四) 结婚的念头压根儿没有在我们脑海闪过。 没有孩子，我能干自己的正事	(48)
第五章 马赛岁月	(51)
(一) 西班牙之旅：经过迷人的巴塞罗那，我与萨 特来到马德里，成了斗牛迷。参观普拉多 美术馆，旅行，一直是我心中灼热的渴望	(51)
(二) 旅游与征服：走遍普罗旺斯	(55)
(三) 我来到马赛是我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58)
(四) 同性恋者，图梅兰太太对我一见钟情	(63)
第六章 悲欢三重奏	(66)
(一) 萨特和我都快 30 岁了，不得不走在早已确 定的道路上，仅有的冒险是写作	(66)
(二) 对明天不感兴趣，对今天格外投入热情的 奥尔加	(67)
(三) 萨特已被奥尔加迷住了！我并不吃醋，我更 喜欢萨特去追逐	(70)
(四) 我们要成为“三重奏”，而不再只是 一对人了	(72)

(五) 我们三人发现, 自己被可怕的机器牵引着, 跳着可怕的舞蹈.....	(74)
(六) 《女宾客》中的“三重奏”	(75)
第七章 “荒诞” 爱情	(83)
(一) 荒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创造出艺术作品.....	(83)
(二) 如果我提议与你同床, 你会作出什么反应.....	(85)
第八章 重塑自我	(91)
(一) 个人的理想主义剥夺了我思索的全部意义.....	(91)
(二) 萨特结识了加缪, 发现对方非常可爱.....	(94)
(三) 融入集体情绪中的“人生盛宴”	(99)
(四) 放弃自我中心和傲气。“人都是会死的”	(101)
第九章 存在主义浪潮.....	(106)
(一) 永恒毁灭了, 我们与这一时代一起毁灭	(107)
(二) 显赫的萨特异己为神了。“女萨特” 或 “萨特的圣母玛丽亚”	(109)
(三) 人们会说, 这是存在主义的时代	(113)
(四) 对存在主义的解释	(121)
(五) 《第二性》——像“比基尼”一样震荡世界! “女人不是先天的, 女人是后天成为的”	(127)
第十章 多情的春天。密西西比河的情人.....	(130)
(一) 萨特说: “陶乐勒斯对我很重要, 但我 要和你守在一起”	(130)
(二) 在美国讲演的“最漂亮的存在主义女士”	(131)
(三) 我总是响应各种欲望的诱惑, 我迷上了纳尔 逊·阿尔格雷	(133)
(四) 重逢芝加哥	(134)
(五) 手臂再温暖, 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 它 就不再温暖了	(136)

(六) 我给你的什么时候不是爱情? 到此为止吧!	(138)
(七) 公开于世的情书	(139)
第十一章 不惑之年的行动	(142)
(一) 《一代名流》	(142)
(二) 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新鲜又回 到了我身边	(144)
(三) 中国、苏联之行	(149)
(四) 加缪之死	(154)
(五) 古巴之行	(156)
(六) 人们为何钟情	(158)
(七) 被控告的萨特	(161)
(八) 罗素法庭	(163)
(九) 女权运动	(165)
第十二章 清算已毕	(172)
附 录	
我与波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180)
—— 萨特	
女人的处境和特性	(194)
—— 西蒙·波娃	
西蒙·波娃的三部小说梗概	(210)
一 《他人的血》	(210)
二 《人无不死》	(213)
三 《一代名流》	(219)
西蒙·波娃作品目录	(223)

第一章 成长与梦想

弗洛伊德常告诫我们，一个人的童年生活经历将会影响此人的一生。西蒙·波娃生于1908年1月9日，是乔治和弗朗索瓦兹·德·波娃的女儿。他30岁，她20岁时，他们结了婚，一年以后有了西蒙·波娃。这两个年轻的资产阶级适应了当时的那个特定世界的习俗。西蒙·波娃还没降临尘世之前，已经被确定为——法国人，资产阶级，天主教徒。她的出生就使她成为一个享有社会特权的孩子，与农民或工人家庭的女儿相比，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西蒙·波娃摇篮周围是一个充满关心的大家庭，她信心十足地窥视世界。然而，生命不是原来种子的单纯生长。它不断遇到危险，或是受阻，或是受伤，或是遭受破坏，或被改变方向。但一个幸福的开头确能鼓舞一个生命从环境中获得最好的部分；如果开头不幸福，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一） 我知道自己注定离群索居，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女人是她丈夫塑造的结果

波娃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快乐、和谐的家境中。她是一个天性自由而快乐的小女孩，不知道悲伤是怎么回事。她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外祖父母、叔舅姑姨、表兄弟姐妹，这一庞大的家庭成员簇拥在她的周围，大家都很愿意聆听她的故事，重复她的话题。波娃高兴地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她如处于一种超自然力的围绕中，人们以牧师般的姿态启发和教育着她。

虽然波娃被保护、被宠爱，被无数新奇的事物激动着，但也许是有某种毛病，她常因发脾气而在地上摔滚，摔得满身青紫，抽动不已。她也时常扪心自问：为何常大叫大嚷？这样做意义何在？她相信这一方面是由于激奋的活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爱走极端。这使她的愤怒常常发展到呕吐的地步、热望达到着魔的程度。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天命，倒可以忍耐顺从——她不曾违反过命运，但她无法漠视快乐的生活变得空虚恐怖，她拒绝接受那些被大人们漫不经心地发出，却代表不可捉摸力量的字眼：“必须……”，“不应该……”。她反对这种随意的禁戒和武断的命令。“今天我剥了一个桃子，今天为什么不能剥这个李子？！为什么我这时必须放下自己的游戏？！”然而，她终究无法摆脱，这些如石头般严酷而顽强地压在她头上的命令使她隐约看见了虚无，最后不得不哭着、喊着，被令人眩晕的虚无淹没。她牢牢地踏在地上，以摇晃的身躯抗拒着这“虐待”她的无形压力。当人们捉住她，并把她关进放扫把的小房子时，她就用四肢靠住黑暗中坚实的墙壁来对抗那无法捉摸的意志，虽然她知道这种对抗终归徒劳——她被制服了，但并没有投降。她要完成失败了的工作，挣扎着，泪水模糊了双眼，隔断了时间，抹掉了空间，同时也破坏了她的欲望。当她沉浸在无助的夜晚中，感到有一种万物俱灭，唯自己独存的感觉，然而这种独存的感觉最终还是爆发为一阵摧裂黑暗的嘶叫。

波娃的安全感一旦受到威胁，便迅速地躲避。她喜欢在丝毫没有危险的问题中钻牛角尖。人的出生问题并不太困扰她，因为她听人说，孩子是父母用钱买来的，而且世界是如此之大、充满了无奇不有的事物，因此上帝给父母贮存小孩的仓库特别的多。她开始满足于这样一个模糊的答案：上帝创造了婴儿，是上帝从泥土中塑造出亚当。而婴儿从摇篮中出生的说法并不太妙，倒是用神意志来解释人类出生的方法使波娃感到信服。

宗教的神秘气氛遥远而迷茫，但不使她惊异。倒是圣诞节的

奇迹引起波娃的深思，为什么万能的小耶稣像一位普通的扫烟囱的人一样嬉笑着从烟囱里掉下来呢？她觉得这个故事漏洞百出。波娃难以原谅她父母制造出来的谎言，这些谎言使她的身心受到伤害。因为她感到父母还把她当作小孩哄骗，没有充分尊重她的独立性，也太低估她的智力了。可当她父母承认是欺骗了她时，她非常欣喜，感到父母已把她当作大人对待了，从新得到了尊严感，于是她也设想从此可以得到人们真实的而不是欺骗的回答。

1913年10月，波娃5岁时，她父母决定让她入学。那学校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德西尔学校。自上学后，波娃的父亲为她在学習上的进步和成绩感到欣慰，他也在波娃的生活中愈来愈重要了。在波娃的视界里，他父亲似乎和一般男人不一样，他那带着讽刺喜剧演员的表情确实令人惊喜。在波娃的亲人当中，没有人像他一样既风趣可笑，而又卓越不凡；也没有人比他念过更多的书，熟背过更多的诗歌和更具讨论的热情。当他靠着壁炉时，时常指手画脚地滔滔不绝，而旁人只有听的份。在家庭聚会中，他一直是风头人物。他最独特的才能，是在闲暇时装扮喜剧演员。他穿着长袍，圆裙，睁大蓝色的双眼所扮演的愚蠢的女厨师，把波娃的眼泪都笑出来了，而这一怪异的形象在她老年写回忆录时，还历历在目。

波娃的父亲具有异于常人的禀性，这可以用他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他的姓氏属于贵族阶级，于是他便时常过着贵族的生活方式。他看重优雅的风度和美好的情感，以及言行的放荡不羁。他不满意那些资产阶级固有的严格的道德规范。但他正为之苦恼的是：他虽拥有一个荣耀的姓氏，但摆在他眼前的道路却颇为难堪，他无法加入俱乐部和高等沙龙，缺乏过大公生活的财富。他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只能充当一名不错的律师，一家之父，荣耀的公民。虽如此，他却不那么看重这些本属他的职责，为了掩饰这一贫乏，他只得选择成为一个演员的道路。要成为一个演员，必须要有观众和欣赏者，他既不喜爱自然，也不偏爱孤独，他只在人

的社会中才会感到欢乐。可显贵阶层又将他排斥在外，他又必将否定这社会，不得不逃离这个社会。但文学允许他运用想象力对现实社会进行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演员在舞台上至高无上地存在着，他喜欢演戏，主要因为他无法忍受他所处的卑微地位，而不是戏剧中的角色。他是在寻求对抗社会之路。

波娃小时候常被父亲那洋溢和善于言辞的才能所折服，随着年龄的增加，她逐渐懂得了更严肃地崇拜他。她惊奇他的信仰、智慧和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意识。在家里，他的权威是不需争论的，波娃的母亲心悦诚服地承认他的不凡，是他将波娃的母亲带进生活和书本的世界。他时常这么说道：“女人是她丈夫塑造的结果。”随着波娃的成长，父亲愈来愈关心她。他相当重视她的书写规则，他总是将波娃写给他的信件修改后寄还给她。对他来说，波娃既不是一个肉体，也不是一颗灵魂，而是一种理智。因此，他们俩的关系处在一种无法产生冲突的纯洁的气氛中。他并不屈就波娃，而是将她提升到和他相同的地位，波娃很骄傲地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大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波娃更依靠她母亲，父亲毫无保留地把波娃的身体成长和道德培养的任务交给了她母亲。

波娃的母亲出生于凡尔登一个虔诚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波娃的外祖父是银行家，曾在耶稣会教士办的学校学习过，而外祖母在修道院读过书。波娃的母亲在孩童和少女时代的生活因过多的失望而使她的青春显得黯淡。20岁时，她毫不讲究地戴着修女那垂到胸部的头巾，习惯于压抑内心的冲动，把自己的痛苦埋葬在沉默里。她时常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她虽然拥有美丽的外表，却缺乏信心和快乐。自从她遇到波娃的父亲后，她的内心变得心花怒放了，她倾醉于他洋溢的情感之中，她十分崇敬他，而也认为女人应该服从男人。她十分赞同妥协，妥协并不损害她的原则，并可以平衡她内心中顽强而执意的倾向。她与波娃父亲结婚后，成为一个快乐的少妇，但她把性欲和罪孽混为一谈，时常狭隘地从肉体联想到罪恶。因为习俗允许男人偶尔胡闹，她便认

为女人应该严肃，并认为这是正直的女人和荡妇之间唯一的分水岭。她的行为与信仰相符合，随时准备自我牺牲，也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人。但波娃从来不把母亲视为圣人，因为对她母亲太熟悉了。假若她母亲更加完美和远不可及，也就不可能深刻地影响到波娃。事实上，她对波娃的影响正在于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们之间可以说是在一种共生的状态中，波娃没有竭力去模仿母亲，只是被她所塑造。她母亲反复叮咛她责任的意义和忘我，公正的重要性。她父亲对于出人头地的事从不厌倦，而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主动隐退，抑制自己的言语，节制自己的欲望，使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逾轨。

波娃觉得，尘世和天堂上的历程是被保护着和引导着的，此外她庆幸自己并非完全依靠大人们，而且童年也并不孤独，她还有一个妹妹，叫普佩特，比她小两岁半，人们都说她长得像她父亲，金发碧眼。从她的孩童照片上看去，眼神总充满了泪水。她的出生使渴望男孩的全家人感到失望，虽然没有人怨恨她，但人们围着她的摇篮叹气的事情是常有的。人们尽量平等地对待姐妹俩，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几乎一同出门，过着同一种生活。波娃舒适地置己于长女地位，所凭借的只是年龄的优势。她时常差遣稍微年幼的妹妹。普佩特成了她的忠臣、副手、她的另一半。她们两个，缺一不可。只有通过妹妹，波娃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威。大人有时迁就波娃，而妹妹却是一向顺从她。她们之间最牢固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波娃喜欢读书，因此发觉教书十分有趣。她教妹妹读书、写字、计算。当她把无知变为有知，把真理注入一片荒芜的心田时，她创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从波娃小时候喜欢教书，把传授知识看作是一种创造的感受，这也注定了波娃成年后走上教书和写作生涯。

正是因为有妹妹的存在，波娃维护了她的自由，妹妹成了她的同谋者，随从。波娃没有兄弟，无法知道哪些本应给予男孩子的优待，由于性别与她绝缘了，对人们给她的束缚，她只归咎于

年龄。虽在孩童期感到强烈的不适，并非是性别的缘故。她所认识的男孩都没有什么威望，她认为在上帝眼中，男孩的灵魂并不比她的灵魂更为高贵，那么她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在她的游戏、思考、计划中，从未想过要变成男人，她所有的想象力都专注于身为女人的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波娃显得较为好奇，喜欢冲动，乐意沉浸在严格而有组织的梦幻中，她使用布娃娃来满足这一欲求。波娃扮成模范小女孩的好母亲，给娃娃最有益的理想教育。她同妹妹合作，并专横地帮她养育她的孩子（布娃娃）。为了不使男人来降低她们的责任，她们假设她们的丈夫去出外旅游。在生活中，她们也知道一位母亲即使不常陪伴男人，也有无数枯燥的事情需要操劳。当波娃憧憬自己的前途时，这些奴性的东西使她显得沉重，以至于她一直拒绝生小孩。她认为重要的是造就理性和精神，所以决定将来做一名教师。

波娃自己设计将来的创造活动和事业，这是她天性使然。她梦想将造就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梦想辉煌的开始和光荣的结局，至少在孩童时期，波娃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她喜欢社交，找一些伙伴来一起玩中奖游戏、交换书籍。她要求小朋友们遵守游戏规则，热衷于争取胜利。她妹妹接受她的权力，从未同波娃争夺过大权。如果要与妹妹分享权力，生活将还有什么意义呢？波娃从小就是一个雄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女性。这些权力欲望大得不能从现实社会中满足，于是她就投入写作，在她的想象的创造力中用语言写作去满足。她随后的写作、做教师、参与女权运动，并与萨特进行政治活动，都是她天性的自由意志和权力欲所促成的。正是这超群脱俗的自信力，她用强劲的生命力抒写了非凡的一生。

(二) 我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上帝突然失重，
它的名字只是掩饰着一种梦想

波娃十分虔诚，在一个月中向马丁神父忏悔两次，一星期中领了三次圣餐，每天清晨都念完一章有关耶稣基督的经典。她时常在白天把灵魂提升到上帝那里，狂热地崇拜耶稣。除了“福音”外，她阅读了以耶稣为主角的激昂小说。她用爱慕的眼光凝视他温柔、忧伤的面孔，跟随他白色长袍的光芒走过长满橄榄树的山丘，眼泪沾湿了耶稣没有穿鞋的赤脚。她长久地抚摸着他的膝盖和他带血的身躯哭泣后，便和他一道冉冉“升天”。神和构成她生命最神秘的一部分互为凭依。

波娃漠视其他人，“在这世界上，只有上帝和我，我自觉他的荣耀需要我，我的存在具有无限的价值。他丝毫不忽略有关我的一切，我的行为，美德永恒地为他记载着。”波娃用自己的生命，竭尽全力地热爱上帝。

每一年，她都进行一次心灵修行，听一整天的传道者的指示；参加祈祷仪式，并摩挲着《圣经》而沉思。可她开始自问道：“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我的品性能与上帝沟通。”她看到人们来领圣餐，很快地便又置身于日常生活中。事实上，信神和不信神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她逐渐相信，在这俗世上并未给超自然的生命留下位置。某一天早晨，她终于明白，一位深信将来必将获救的基督徒，不应该把这个世界上昙花一现的苍生看得那么重要。那些基督徒中的大多数人如何能接受滞留在世俗中的生活呢？她越是深思，就越感到惊讶。总之，在无限和有限之间，波娃已作了抉择：进修道院而不是做一个毫无意义的修女。波娃常常语气肯定地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她父亲笑道：“等你十五岁时我们再谈这件事。”她知道一种毫不留情的逻辑推动着她上修道院，一个人怎么能和一切事物绝缘呢？

波娃一直对遥远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感兴趣，对于和自身有关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如道德、精神生活、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她开始思考起这些问题。大自然向她表示上帝的存在，尤其她到附近的梅里尼亚克乡村去游玩时，她站在那里，沉浸在无限的宇宙之中，感到眼皮上照耀万物的阳光此刻只轻抚她一人。风在白杨周围旋转着，人随风盘旋，也没有离开脚下的土地，就到了大地的边缘。当月亮冉冉升上夜空时，她觉得自己与太阳光辉下的遥远的城市、沙漠、海洋、乡村互相沟通了。此时，心灵不再空虚，不再漫无目的的发呆，只感受到麦浪涌动发出的呼吸，来自南方的浓热气浪；无数个黄昏的震颤，以及灌木丛那熟悉的气味，使她觉得沉重的步履又仿佛升华在空气之中，变得无边无垠了。大自然显示给人们许多存在的方式，而她感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就不一样。她学会观察纯清的早晨、忧伤的黄昏，以及胜利和衰落。她感到，总有一天，她体内的某些东西将和金银花的香味融合。每天晚上，都坐在同样的灌木丛中，注视着发蓝的河水荡漾着微波。在那永恒不变的草原上，从黎明到夜晚永远呢喃着一个新的生活。在变幻无常的蓝天面前，永恒总是从生活常轨中显现出来，逝者如斯也不一定就是对真实的否定。波娃感到，乡村远比巴黎更生动、丰富，乡下的生活才使她觉得上帝只存在她周围的。巴黎的众多人群和建筑物隔开了人与上帝的接触。人只有越靠近大地，就越是和上帝亲近，每次的散步都是一种崇拜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像大自然所呈现的那样，波娃明显地感到上帝在人类的世界里像个陌生人。深居梵蒂冈的教皇不关心俗事，在无限天涯中的上帝，几乎不对尘世间的一切详情予以关注。

年复一年，波娃在加强信仰的同时，上帝在她心目中也越来越纯正，但她轻视披上神秘色彩的乏味的道德说教。她通过祷告、沉思，试着在内心感受上帝的存在。大约有7年，波娃每月向马丁神父忏悔两次，与他探讨她的心灵状态或招认参加领圣餐时毫不热心，只在嘴唇上祷告，却很少想到上帝。有一天，神父不经

任何仪式，用亲切的语调对波娃说道：“我听说我的小西蒙变了，变得不服从、爱吵闹，人们批评她时，她会顶嘴……，从今以后应该注意这些事。”波娃一下子满脸通红起来，恐惧地望着这些年来一直将他当作上帝代表的伪君子，就好像神父突然撩起长袍，露出了裤裙，他的这一身教袍不过是一种装饰，掩盖着饶舌妇的无稽之谈。波娃离开忏悔室，胸中充满怒火，决心永远不再踏入这教会一步。从那时起，她觉得跪在马丁神父面前就像跪在稻草人面前一样令人憎恶。波娃反思道：“上帝可能像一位昏聩的虔诚信徒一样庸俗，令人厌烦。或许上帝是愚蠢的！当神父说话时，一只笨手落在我的头上，使我的头屈服，使我的脸俯贴在地上。一直到我死时，这只手可能会迫使我卑躬屈膝，被泥土和黑夜所笼罩着，始终同真理、自由，一切的喜悦绝缘，使生活成为一种灾难和耻辱。”

波娃挣脱了这只沉重的手，当她走出教堂时，上帝恢复了他无所不知的权威。对她来说，再没有任何神父像是至高无上的法官，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上帝的化身。当她单独面对着上帝时，在她内心深处便存在着一个疑虑：他是谁？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站在哪一边呢？大致说来，女人比较喜欢上教堂，聆听真理是女人的特权，然而无疑地，男人比女人优越，同时波娃认为没有失去信仰更是一个最大的灾难了。她时常说服自己去扔掉信仰，冒这个险。波娃毫不惊奇地自语道：“我再不相信上帝。”她时常认为在永恒的意义，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它的价值是由我们自己所赋予的。上帝突然变得失重，他的名字只是掩饰一种梦想。波娃领悟到上帝不再干预她的生活了，他已经不存在了。波娃不承认和上帝之间有任何妥善的安排。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哪怕你只受到上帝一点点压抑，他就太过分了。同时，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那么即便你只是一点儿献给上帝，你也太过分了。波娃豁然开朗，也感觉轻松了许多，她将由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命运，不信神的信仰在她已不可动摇。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的日子里，她苦恼地发现在深红色的山毛榉或银色白杨树树下，感觉的是上帝的不存在。以前，她生活在由上帝选择颜色和光线的一幅活生生的图画中，万物温柔地吟唱着上帝的荣耀。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沉默了，自己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孤独，她开始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字眼的可怕，它意味着没有见证，没有谈话对象，也没有救星。她的生命、血管中的血液，都不是为任何人而存在的。她暗想：当断气的日子接近时，或明天就要死去时，人们怎能承受得住这种感受呢？波娃比害怕死亡本身还要害怕这种感受的恐怖，成为她永久的恐怖。在一个信仰神的生活境遇中成长，突然心中信仰的神消逝了，整个生命价值的根基挖了出来，人在虚无中漂浮着，将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可波娃也不能允许自我欺骗地给自己强加一个上帝。让上帝安排自己，其实也是取消了自己，自己能是什么呢？人活着就是要在上帝或虚无间徘徊、挣扎，而又自然而然地死去。现在，波娃拒绝进修道院，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梦想爱情。她已感到爱欲像春天的小草在她周身生长起来。

（三） 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呼唤男人 的手在我的肌肤上抚摸

搬到雷恩路那年，波娃的睡眠成了问题。她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男人跳到她床上，把膝盖压在她的胃上，她呼吸困难，陷入绝望之中。在那个时期，起床成了一种极度的痛苦。她母亲和医生都说：“这是即将成为女人的现象。”波娃羡慕“大女孩们”的自由，但讨厌身上发生的变化，一想到胸部变得丰满时，又不免感到无法接受。她说道：“我以前听说过，女人小便时会发出瀑布声，一想到她们腹部那胀满了水的囊袋时，我如同格列佛发现年轻女人的乳房时一样感到害怕。”